

楚寶

楚寶卷十六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李騋孝較訂

文苑

庾信

庾信字子山、其先南陽新野人、祖易、徙居江陵、父肩吾、梁散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絶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

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為郢州別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還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

還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聘於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孝閔帝踐祚、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留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世宗高祖（皆周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

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雖王褒頗與信
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
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叙曰粤以戊辰
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
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與道消窮於甲戌
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
傅燮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
流涕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並有著書咸
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

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謌
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
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飧周粟下亭漂泊臯橋羇旅
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惟此賦聊以
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
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
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
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
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

移栁非王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

槎可上。風飇遒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賦多不載。大象初以疾去職。卒有文集二十卷。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後周書曰。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

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華東電遡濟宮雲
撒爾茲荊衡杞梓東南竹箭備罷用於廟堂者衆
奚唯王襄虔信奇才秀出宋龍下一代是時世宗
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閒發咸築宮虔館有如
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閣閣之士莫不忘味於
遺韻耽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瀆
渤迸然則子山之文發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
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于
紅紫蕩心逾于鄭衛爾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

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僉載曰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楊慎曰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絕啟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

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豔多雜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予山之詩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强作老成而綺豔清新槩未之有予山者可謂兼之矣

宗懍

宗懍字元懍，其先南陽涅陽人，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今宜都縣漢爲郡）尋卒官，子孫因居江陵。懍少聰令，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童子。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懍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及移鎮江

州以懷爲荆獄參軍乘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遇母憂去職哭輒歐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矣有羣烏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爲孝感所致梁元帝承制牧荆州以懷爲別駕江陵令及帝即位擢爲尙書侍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尙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懷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荆州故也及江陵陷與王裦等入關周太祖以懷名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即位又與王

爽等在麟趾殿刋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後周書曰宗懍辭局于辭見稱于梁元之世建平俘因楚甸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纔忝戎韋嘗懷道圖全優游卒歲將用與不用脣滯當乎

聖揩揆懷遵遇梁元功稱佐命一旦江陵陷沒諸君之議遽爾慭然何其厚於親而薄於君也方寸之內忠孝異情荊楚歲時有難乎其為感者矣又按別傳

懔父高之先爲南臺書侍御史犯憲當坐懔願代釋罪終身蔬食鄉里以此稱之然識者多言其矯也及在尚書日大進魚肉國子祭酒沛國劉瓛譏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並缺懔奠對堅平世豈有不忠而能孝者哉眞僞之間正自有辨

栁䛒

栁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晉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惔，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䛒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䛒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䛒爲序，詞甚典麗。

初王屬文爲庾信體及見䛒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䛒爲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重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謔䛒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爲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奏之王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比及王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爲偶人

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習帝每在月下對酒輒命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謚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聖揣曰共一隋煬也于薛道衡王胄則忌之至于死于柳習則寵異之至爲木偶以象其生豈人主之好惡故有偏姝抑文人之命自致之耶然習非隋煬亦幾不免諸葛穎之手矣吁可畏哉嘗讀顏之推家訓云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

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進取令世文去此悲嫺切
一字慨嘗一句清巧神蹶九霄志變千截向吟自
賞不覺更有傍入加以砂礫所傷憐于予戟諷刺
之稱速下風塵深空防慮以保元吉嬖乎山此襯
之文人習氣固未易除也然惟多讀書要養氣庶
幾免夫

杜審言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士、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嫉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袖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

裴贊
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頲傷弁
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
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
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
流峯州入爲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
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
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
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

杜融之亾審言爲服緦麻云

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曰嗚呼位曰天寳才曰天爵鮮業備而官成多聲高而命薄屈原不終於楚相楊雄自投於漢閣代生人而登晉人達代而咸若遲鍾唐虞崇文寵儒國求至寳家獻靈珠後俊有王楊盧駱繼之以子跡雲衢王也才參卿於西陝楊也終遠宰於東吳盧則哀其栖山而卧疾駱則不能保族而全軀由運然耶莫以福壽自衛將神忌也不得華實斯俱惟靈昭昭度越諸子言

必、得、售。意、常、通、理。其、含、潤、也。若。和。風。欲。曙。搖。露。氣。
於。春。林。其、秉、鹽、也。似。涼。雨。半。晴。懸。日。光。於。秋。水。宸
轍同遐者擠落。羣、心、不、際、者、掭、擬。人也不幸而則
亾、名兮可大而不死、君之柄遐、自昔迷方、逢時泰
兮欲達、聞數奇兮自傷、厲文毋之丕運、應才子之
明數、援淪秀於蘭畹、待遊仙於栢梁、命以著作、拜
之爲郎、姱翔鸞於淸列、旋禦魅於炎茶、遺、嫁、陽、兮、
超、彭、蠡、作、編、人、兮、梧、越、業、殊許靖之新適、憶虞舜
之舊鄉、惟皇龍興、再施法度、拂洗濱渤、翥翔雨露、

通籍於八禽禁門搖筆於萬年兮樹仰赤墀兮非
遠謂白首兮方遇君病何病到此彌留藥雖餌兮
窒愈鍼不及兮增憂雖則妙醫莫識實冀明神獲
瘳嗚呼哀哉君之將亾其言也善余向十旬日或
臥展君感斯意贈言宛轉識金石之契竊悔文章
之交淺命予誠妻既懇且辨自予與君弱歲遊執
文翰共許風露相浥況窮海兮同竄復文房兮並
入川流遠閲隙電初過筍秉運兮如此今造寘兮
若何懷君髯眥兮念已積念君恩惠兮情倍多道

之、南、宅○困、之、哀、粟○使○君○孤○之○有○餘○靈○我○家○之○不○足○
籍、籍、流、議○噫、噫、薄、俗○名、全、每、困、於、鏘、金○身、沒、誰、恨、
其、埋、玉○空、落、長、松、千、尺○詎、置、生、芻、一、束○傍、彼、韋、公○
騎、殿、禮、繡○善、乎、崔、子○理、感、情、屬○相識有素○見覽增
昴○澄○君○詞○賦○於○雲○臺○之○上○藏○君○裔○髮○於○侯○山○之○曲○
繼氏山兮山上雲○泰城郊兮郊外墳○孟冬十日兮
其躡君○君有露兮聞不開○我、咀、瑤、爵○君、知、自、夕○坐、
泣、焚、芝○逢、哀、畫、柳○闕視祖載、愛貰卮酒、顧、歆、悲、誠○
將、告、良、友○

唐文藝傳曰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為大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玄為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為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備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幷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

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
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歎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章取幸云

杜易簡

杜易簡者審言從祖兄也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爲岑文本所稱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入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爲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

聖楷曰嘗見唐科第題名考高宗咸亨元年進士五十四人狀元杜易簡進士杜審言杜氏科名亦

云盛矣易簡有集二十卷又有御史臺雜注五卷今皆不傳其湘川新曲一首淸婉可誦附錄之云二八相招携采菱度前溪弱腕隨檣起纖腰向舸低自解看花笑憎聞染竹啼又續通典云御史臺侍御史廳前有古栢兩株杜易簡爲之贊云爰有貞栢徙植淸臺蔚條翳勁蘙葉風開旃逢鵲聚終見鳥來

劉孝孫

劉孝孫者、荊州人、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少知名、大業末、爲王世充弟杞王辯行臺郎中、辯降、衆引去、獨孝孫攀援號慟、送于郊、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歷諮議參軍、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新唐書曰、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冠亂稍平、乃鄉儒官、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

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榷署前載無常禮之閒命閻立本圖象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謂之登瀛洲

聖播按劉孝孫集三十卷又有二儀實錄一卷隋開皇曆一卷七曜雜術二卷古今類聚詩苑三十卷俱載唐藝文志

歐陽詢

子通附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侻敏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微時數與游既即位累擢給事中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

所嗜類此。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子通、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藁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年饑、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氈絮潛置席下。通覺、即徹去。累遷殿中監、封渤海子。天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輔政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為太子、通與岑長倩等固執、忤諸武意。及長倩下獄、坐大逆死、來俊臣并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詞。俊臣代占誅之。神龍

初追復官爵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惰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如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通晩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兎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唐紀曰武德九年九月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

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聖楷按歷代文章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以甲乙丙丁爲次謂之四庫書亦曰四部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凡購天下書以千錢購書一卷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

藏于四庫以宮人掌之又修書局太府月給蜀䆊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兎千五百皮爲筆材故其藏書之盛極于一時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一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歐陽詢嘗被命撰藝文類聚凡一百卷其書至今行之

廣川書跋曰書必托於筆以顯則筋骨肉理皆筆之所寄也率叉于筆特未嘗擇而皆得佳趣故嘗

是絕藝益其所寄者心耳論者謂飛白冠絕有龍
蛇戰鬬之象雲霧輕飄之勢眞行出下大令森森
焉若武庫矛戟至使智永奪氣信乎書妙至此極
者然飛白篆書世不復傳今收眞行章草可見知
畧無勁敵非虛語也
聖楷曰大小歐陽爲予潭州人然閒之潭州人無
一知者亦大可歎也湖南書法久絕郎神禹碣北
海碑麓然峙于嶽麓向不辨爲宋以後重刻況其
他乎嘗攷古法帖譜系有慶曆長沙帖爲丞相劉

沈帥潭曰以淳化官帖命錢希白摸刻于耙齋者亦謂之潭帖此外又有長沙別本私第本新刻本俱稱墨妙蜀入秦子明蔡之練兵於長沙日乃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載歸黔江其時刻石者爲潭入湯正臣併二子仙芝霧芝黃山谷跋秦氏所置法帖云湯正臣父子皆善摹刻得于手而應于心近古人用筆意嗟乎當時刻工尚有如此妙手何今昔之不相及一至此耶董思白太史云歐陽信本有楚辭諸帖刻于長沙今亦未聞然則

今人不及古人且併令古人遺蹟亦與寒煙同滅
沒可勝歎哉

席豫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畧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爲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爲諫官、豫恥。汗詖謁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爲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爲樂壽令、前

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訴諸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還考功員外郎遷爲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出爲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入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尤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理欽明列科防俗爲之改豫清直挺欲當官

者爲勢權所擬性謹畏與子耶屬吏書不作碑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習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斂斂已即葬勿久留以黷公私貲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帝嘗登朔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郭晉亦以文名當時

唐二公主考

聖楷按安樂公主中宗幼女帝遷房陵而主生解衣以褓之名裹兒妹秀辯敏后尤愛之下嫁武崇

訓、帝復位、光、豔、動、天、下、侯王柄臣、多出其門、嘗、自、爲、制、勑、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又私請廢太子、立已爲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賁、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嘗請昆明池爲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以、抗、之、崇訓死、主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後臨淄王誅韋后、主、方、覽、鏡、作、眉、爲亂兵所斬、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榮國夫人死、后丐、主、爲、道、士○以、幸、冥、福○久之、主、衣、紫、袍、玉、

帶、折、上、巾、與、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為武官、何遽爾、王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后殺武攸暨、妻、以配、主、主、方、額、廣、頤、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為、類、已、頗、得、預、密、謀、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後卒以誅廢太子、賜死于第、

李邕

李邕字泰和其先江夏人父善淹貫經籍梁顯慶中兼沛王侍讀注昭明太子文選邕少知名謁特進李嶠願讀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爲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

出武讓曰子位介一忤帝禍不測從曰不如是名亦
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幸擢秘書監從諫曰陛
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闢道路横議令籍籍皆
言普思爲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兒驅使孔子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
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
得能致神入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
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
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子貢且各獻其主永有天

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親所以行
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
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善張柬之出爲南和
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
史彈劾任職入頗憚之遷戶部員外郎岑義崔湜惡
崔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若
水同被禮遇義等忌之貶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爲
戶部郎中張廷珪爲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乃援邕
爲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

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詞賦帝悅然
矜肆自謂且宰相邕素輕張悅與相惡會仇人告邕
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
王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
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會息隕身不
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
用要嬰見逐晏晉嬰赤狄之土漢嬰天子之尊秦不
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
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屛而姦謀

温解卽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
惠家無私聚令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舜益
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陛顧以六尺之軀膏斧鉞
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欵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
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
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
改行與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會息北郭之迹
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
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

則不要。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數含垢之道。
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豈。況告成岱宗。天地泯
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王圖之。臣聞士爲知已
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豈賢亦
以戍陛下矜能之慈。疏奏。豈得栽死。愍遐化附流涼
嫡南豈。妻溫復爲豈。請戍遷。白贖曰。豈少習文。棄疾
惡。如饑。不容於衆邪。安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illegible]朔
跡朝端。不齒十載。歲時歎息。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
泰山。法駕旋路。豈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鄙

俟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炎諺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賛入蠻種以為枉法市羅貢奉指為新贓於時壓朝堂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為聞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期安顧使邕得充一卒效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人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為括

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役坐誣枉且得罪天下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上以讒嫉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

時翰秘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入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

杜甫八哀詩江夏李公邕曰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

礙版炤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兆例蕭蕭白楊
路洞徹寶珠慈龍宮塔廟滂浩判浮雲衙宗儒祖
豆事故吏去恩計聘睞已皆虎跋涉會不泥向來
映當時螢獨勸後世豐屋珊瑚鈞麒麟織成獅紫
騷隨劍几義取塹處歲分宅脫駿閒感激懷未濟
衆疑鵑給誒擺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泉
嗅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秩往者武后朝引用多
寵燮否滅太常識而析二泯勢哀俗凜生風排落
秋叟霽忠貞頁究恨宮閉深旒縱放逐蚤聯翩低

垂困炎癘。日斜鵩鳥入。魂斷蒼梧帝。榮枯走不暇。
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竹夙擁文侯篲終悲洛陽
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嚌伊昔臨
淄亭。酒酣託末契。重敘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
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是
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鍵楗歘不閉。
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眞作。咨嗟玉山
桂。鍾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坡陀青州血。蕪沒汶
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線。舊客

舟疑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朔詠六公翁愛
來諮蒙薇　聖楷按趙明誠金石錄云唐六公詠
李邕撰文辭高古眞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張
柬之等各爲一章狄丞相爲一章
唐志曰李邕義烈英邁正直詞辯文章書翰號翰
林六絕
書法苑曰李邕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
冰謂之書中仙手
聖楷曰李北海邕之先自高陽候就至六世孫式

仕晉爲侍中、皆居江夏、其後孫元哲乃徙廣陵、元哲生善、善生邕、邕之再居江夏、不可知、然新唐書儒學傳曰、曹憲揚州江都人、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按此則善與邕仍當係之江夏。作江都者非也。又李白題江夏修靜寺曰、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濱。空庭無玉樹。高殿坐幽人。書帶留青草。琴堂冪素塵。不生種桃李。寂滅不成春。注云、此寺是李北海舊宅、今修靜寺在洪山西巷之

東、董宗伯其昌曰、長沙嶽麓寺有李北海碑李江夏人、其爲楚書碑惟此、又曰北海在當時特以文名後、乃爲書所掩

聖稱又按晁氏讀書記云、李善江夏人、高宗時爲弘文學士、博學經史百家、緜、不、備、覽、而、緜○文時入謂之書簏○當爲昭明文選輯註、捷引經史、釋事而忘其義、書成上進、問其子邕、邕○無言○答曰、非耶○爾○當○正○之○於、是、邕、更○加○以○義○釋、解、精、於、五、臣○今釋事加義者、兩存焉、

杜甫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淸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

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
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
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
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
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
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
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
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
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

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節酷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

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帥劍南裴爲參謀檢
校工部員外郎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
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
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
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
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
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
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
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

十九甫驕放不自検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新唐書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至競相襲沿逮開元閒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浤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

殘膏剩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愼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元稹唐工部員外郎杜君墓銘敘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

擬秦漢以選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
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遞至漢武賦柏
梁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
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簡遠指事
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
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
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冤哀存離之作尤極於
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
矯餙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

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
至於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
所不取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
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
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
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
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
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
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

兼人人之所獨專矣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次也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予嘗欲件拆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准特病懶未就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次於荊雅知予愛言其大父爲文拜予爲誌辭不可絕予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

誌云係曰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甫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參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

瘞殁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
勞晝夜去子美殁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
亦足爲難矣銘曰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
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前山嗚呼千歲而
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聖楷曰杜子美卒葬時地元稹敘之甚詳今楚志
云杜甫墓在耒陽可删但子美生於楚葬於洛人
多不解其故宋延清祭審言文亦云藏君齒髮於
緱山之曲緱山首陽皆在偃師縣鞏祔祖以瘞自

是杜氏家法觀杜征南遺令可見

宛委餘編曰偶閱張伯雨贈紐憐太監詩跋云曾疏請以蜀文翁之石室楊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爲甫請得賜諡曰文貞虞奎章集紀其事按元史有紐憐傳而不載此事又杜甫之諡文貞亦出奇聞

孟浩然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閒遊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朏范陽盧僎大理評事河東裴總華陰太守鄭倩之守河南獨孤

業、來、與、浩、然、爲、總、形、之、交。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閒、代、清、律。寘、諸、周、行。必、咏、穆、如之、頌。因、入、秦、與、偕、行、先、揚、於、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忽之。無、乃、不、可、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由是閒、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總名、如、此。士、源、他、時、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靄。寒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遊、襄陽、時浩然疾疹發背、且愈、相得歡甚、浪、情、宴、謔、食、

鮮疾動終于台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儀甫浩然
文不爲仕佇與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真故
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乎選部聚
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浩然凡所屬綴
就輒毀棄無復編錄常自歎爲文不逮意也流落既
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採不有其半數求四方往往而
獲既無他事爲之傳次遂使海內衣冠縉紳經襄陽
思覩其文蓋有不備見而去惜哉今集其文詩二百
一十八首分爲四卷云

皮日休郢州孟亭記曰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思入詠不抱奇抉異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慤有芙容露下落楊栁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

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于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類鳴呼先生之道他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于文爲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曰依襄陽人也既棻其名亦覩其貌盎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思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貌于郢之亭每有觀之志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請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

賢者之名趨所悉養朝夕言於刺史前邪命易之以先生姓曰休時在寔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署于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獎一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寔豆能徹立而爲文感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符載從樊漢南爲鹿門孟處士求修蔡牋夫仁義揚顯朗德之充也惠慈被幽昧仁之原也竊見故

鹿門孟處士浩然納霧冲粹仗儒傑立文實貴重價吞連城一旦殞落淪替陵茂吁嗟丘隴頹陷荒圖形或毀斧高不及隱永懷若入行路慨然前日辦覺佛寺峴首亭恭覩明公垂意拳拳將墓文表隧封翹宅窆閟境縉紳髦開嘉聲風動興感偕至踴躍然垂休務當時從善貴若流令閣下外迫軍旅程使之劇內勞賓客俯仰之勤牽耗星歲未遑指顧常恐旦夕飛踐廊廟纏綿深奇鬱紆不寫則處士之風流精爽沉翳厚地矣或好事者乘而射

之孤負夙志矣伏惟閣下醇仁盛德覆乎草木除惡彰善發於鄉黨割省蕉務凝神影刻盼睞宮牆望則首尾實足以副士林之翹翹慰羈魂之寞寞事關教化不至名譽伏惟憲之始終幸甚

聖楷曰世稱孟浩然以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踈之句見擯于明皇故坎壈以終其身予觀浩然詩別王侍御維詩有云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希是其胸中原不作富貴想而獨于友朋之間有似悲似憤者豈得以世情測

量之哉故王維送其歸襄陽云杜門不復出久與世情疎以此爲長策勸君還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劉眘虛寄江滔求孟六遺文云南望襄陽路思君情轉親偏知漢水廣應與孟家隣在日貧爲善昨來聞更貧相如有遺草試一問家人嗟乎浩然有如此良友亦可老死鹿門無憾矣況其流風餘韻起入塚思又有王士源符厚之之輩乎交情雅道誠曠世而一覯也

鍾退菴曰。浩然詩嘗于清淺中尋其靜遠。豈可故作清態。飾其寒窘。爲不讀書不深思人門。若右丞詩。雖欲竊其似以自文。不可得矣。此王孟之別也